一　文艺复兴时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但　丁

但丁(Dante, 1265—1321) 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家。恩格斯说，“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作为过渡时期的诗人，但丁的思想意识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主要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与神学思想体系和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但丁的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上。他不是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写作《神曲》，而是企图通过在作品中忠实地反映现实来唤醒人心，促使改革实现：“ 为了对万恶的世界有所裨益，……你回到人间后，要写下你看见的情景。” 第二，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在对人的高贵的看法上。他认为人类有天赋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不象禽兽那样冥顽无知，他的生活目的就在于追求真理和至善。人类社会的功用就在于使全人类的潜在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丁在《飨宴》和《神曲》中表现出热爱真理和知识的精神,在《神曲》中塑造出体现这种精神的典型人物——希腊英雄幽利赛斯的形象：“ 对我儿子的慈爱，对我年迈的父亲的敬重，那该使彼尼罗比①高兴的应有的爱，都征服不了我心中所怀的要去获得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罪恶和美德的经验的那种热忱。”第三，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于“ 高贵”的看法上。他批判了“ 高贵 ”取决于“ 门第 ”的传统看法,认为真正“ 高贵 ”在于

①彼尼罗比是幽利赛斯的妻子

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他说：“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第四，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肯定追求荣誉的必要性上。在《神曲》中他明白表示要借这部作品永垂不朽。

1.人的高贵就其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

而且我实实在在敢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虽然天使的高贵，就其统一性而言，是更神圣的。《诗篇》作者① 在下列诗篇里，对于我们人类的高贵所产生的果实数量之多是体会到的；在以“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句诗开始的诗篇② 里，他赞美了人类，仿佛对于神对人类的爱感到惊异，写道：“凡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此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誉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飨宴篇》(Convivio)第四篇，第十九章。

据 Temple Classics 英译本。

2.并非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

根据上面所讲的进一步论证说：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可以说“我是某某家族出身”就相信自己是高贵的，除非他身上具备这些果实。接着就论证，凡是有这种“恩泽”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有这种神圣的东西的人，就几乎和神一样，没有恶的污点。这种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赐给，上帝对人是一律看待不加挑选的，这一点《圣经》里讲得很明白。……因此，让属于佛罗伦斯的乌伯尔提家族和

①《诗篇》是《旧约》的一部分，传说它的作者是大卫王。

② 《旧约·诗篇》第八篇(引用《新旧约全书》官话本)。

属于米兰的维斯康提家族①的人不要这样说："因为我属于这一家族,我就高贵"；因为神圣的种子不落在家族，而落在个人身上，正如下面将要证明的，并非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

同上书,第四篇,第二十章。

3. 人应追求知识与不朽

（希腊英雄幽利赛斯鼓励他的伙伴们继续航海探险，说道：）

想一想你们的出身；你们不是生来去过野兽生活的，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

《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年,第 190 页。

（维吉尔鼓励但丁）夫子说：

现在你应该从怠惰中摆脱出来，因为坐在绒毛上面，或是睡在被窝里的人是不会成名的；没有名声而蹉跎一生，人们在人世留下的痕迹，就像空中的烟云，水上的泡沫。

同上书,第二十四歌,第 170 页。

（但丁回答他的老师勃鲁内托·拉铁尼）我回答他说：

假使我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完成，你还不会被遗弃在人类的天性之外：因为在人世时，当你一点钟一点钟地教导我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你那种亲切，和善，父亲般的形象始终固定在我记忆中，现在却涌上心头；只要我在世一日，我的言语应该表示我对此如何感激。你关于我的前程所说的话，我写下；并把它和另一段记录②保存起来让一位圣女解释，假使我到达她那里，她能够这么

①这两个家族都是当时意大利著名的世家。

②另一段记录，指第十歌里法利即太对但丁所作的预言。

做。我要使你知道的就是这些；假使良心不责备我，任凭“命运”女神怎样安排，我都准备接受。我并不是初次听到这样的预言；所以让“命运”女神欢喜怎样就怎样转动她的轮盘吧，让农夫任意挥他的鹤嘴锄吧。

同上书,第十五歌,第 109 页。

4. 残暴者应受惩罚

（但丁听了乌哥利诺叙述他和他的儿孙们被比萨大主教关在塔牢里活活饿死的经过，愤慨地说道：）

唉！此萨！你真是可以听到说“Si”的美丽地方① 的人民的耻辱啊。既然你的邻人们不迅速责罚你，让喀普拉拉和戈刚挪两岛②移动，并把阿诺河的入口处堵住，来把住在你里面的每个活人都淹死，因为假使乌哥利诺有把你的城堡出卖的恶名，③你也不应该把他的孙子们加以这样的苦刑；你近代的底比斯呀！他们的年幼使得乌格兴和勃利加太，和我的诗篇在上面提到过的另外两人显得无辜。④

同上书,第三十三歌,第 242—243 页。

① 说“Si”的美丽地方，指意大利。意大利语“Si”即“是”的意思。

②喀普拉拉和戈刚挪是阿诺河入口处的两个岛。

③ 1284 年，哲诺未西人在美洛利亚战败了比萨人之后，乌哥利诺曾以某些城堡献给佛罗棱萨人和卢加人。

④乌格兴和上面已提到过的加杜是乌哥利诺的儿子；勃利加太和上面也已提到过的小安萨姆是他的孙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彼 特 拉 克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是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人文主义的先驱。他的抒情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资产阶级文学的诗歌开辟了道路。作为新时代的代表，彼特拉克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人间的幸福和荣誉，同时又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决裂，这种深刻的矛盾在他的抒情诗里，特别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秘密》(Secretum, 1342—1343) 里得到鲜明的反映。这部书采取了对话形式，假托圣奥古斯丁(354—430) 针对作者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在“眞理”的面前对作者进行了谈话。前者代表禁欲主义观点，后者代表新的人文主义观点。这种新的人文主义观点首先表现在爱情问题上。圣奥古斯丁指出彼特拉克对劳拉的爱并非纯粹精神的爱情，而同时是肉体感官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和禁欲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第二，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在对荣誉的热烈追求上。他孜孜不倦地积累知识，从事著述，尤其是对他的拉丁文叙事诗《阿非利加》(Africa, 1341—1342)进行反复的加工，渴望借此留名后世，这种思想也是和禁欲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

爱情和荣誉作为人生理想

圣奥古斯丁：呀，蒙住了眼睛的人！你还看不出这是多么愚蠢，这样使你的灵魂屈服于人间的事物，它们在你灵魂里燃起欲念的

火焰而无力使它平熄又自身不能长久存在；而且，就在保证用它们的甜蜜来使你陶醉时，却用不断的刺激来折磨你。

彼特拉克：假使你有任何更有效验的治法，我就求你指出来吧。你不要用这种话来吓唬我；因为我并不迷恋任何会死亡的生物，犹如你所猜想的那样。你本来可以知道，我爱她的形体之美不如爱她的灵魂，而确实俘擄了我的向来是那种超出寻常的生活，眼见了这种生活使我知道了天上的圣徒是怎样生活的。（第 118 页）

彼特拉克：我请真理之神来作证，我们是在他面前谈话的，当我说，在我的恋爱中从未有过任何不光彩的东西，任何肉体的东西，任何人们可以谴责的东西，除非算上它的强烈性。（第 120 页）

彼特拉克：有一件事情，我是不愿对之保持沉默的，你可以称之为愚蠢或称之为感激，随你高兴好了——就是不论我今天是个什么，这都得归功于她，我决不会获得这点声誉和光荣，如果没有她凭这爱的力量活跃了大自然在我心里种下的那点薄弱的美德的种子。把我年青的灵魂从卑鄙的事物上转移开来的是她，把我用锁链拖住而逼我向上看的也是她。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事呢！这一个可靠的真理，凭热爱我们会变得像我们所热爱的人。没有一个诽谤者，不管他的舌头多么锐利，曾经试图触犯她的美名或敢于说她有一个过失，不要说在行为方面，甚至姿态和措辞方面也是那样。而且，那些只要他们办得到就决不让任何人的荣誉逃过去的切切私语者，碰到了她也只能表示尊重和恭敬。

所以她那种光荣会在我心中培养出一种对于更为显著的光荣的渴望，会使我为了达到要求就不得不忍受的辛劳成为甜蜜，这就不足为怪了。我青年时代的一切愿望仅仅是使她，那比一切人更使我喜欢的她，喜欢。你不是不知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不惜千百次舍弃欢乐，并且过早地担当劳作和数不清的操心；而现在你嘱咐

我忘却或减少一点我对她的热爱，而她是最先教我怎样避开庸俗的群众，指导我的每一步骤，促进我的迟缓的心灵和激醒我的昏昏欲睡的精神的。(第 122 页)

圣奥古斯丁：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先谈你所说的目前的你无非由她而来。如果你的意思是，目前的你是她所造成的，你必然是说谎了；如果你是说她阻止了你超过目前的你，你倒说对了。你会免却多么长的挣扎，假使她没有用她的美丽的魅力来拖住你。目前的你应当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你本来可能成为的你，她已经完全断送了，或者还是让我说你自己断送了，因为她确是无罪的。那似乎是那么迷人，那么甜蜜的美丽，通过你欲念的火焰，通过你眼泪的霪雨已经取消了那本来会从你灵魂里长出来的丰收。这是虚妄的夸张，说什么她阻止了你干卑鄙事；她可能阻止别人，但只会把你投入更坏的罪恶。因为如果有人把你从泥泞的路上引到悬崖之上，或者为你开疖子而割断了你的喉咙，他所应得的名字不是救命恩人而是凶手。你抬举为你的引路人的她，即使她确是引你离开了些卑鄙的道路，也还是不折不扣地把你投入了伟大毁灭的深渊。至于所谓曾经教你向上看和把你从庸众分开，难道这不就是说，你坐在她脚边的时候，你变成如此迷恋着你上头的她的魅力以至你存心忽略一切别的东西么？

在人生的平常往来之中，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坏呢？你说，她曾经把你纠缠在无数的辛苦之中，这时候，你确是说了事实。但这有什么好处呢？当一个人不得不从事的劳作已是如此之多，还要自动去找新的工作，这不是发疯么？关于你夸口说使你渴望光荣的是她，我怜悯你的迷惑，因为我要向你证明，你灵魂上的全部负担中没有比这一点更致命的了。只是致你死命的时候还没有到而已。(第 124 页)

圣奥古斯丁：她已经使你的灵魂离开了对于天上事物的热爱，已经使你的心念爱造物主所造之物甚于爱造物主自己；而这条路就会比别条路更快地导致死亡。（第 124 页）

彼特拉克：我请你不要作鲁莽的判断，我对于她所感到的热爱毫无疑问引导我来热爱上帝。

圣奥古斯丁：但是它颠倒了那正确的次序。

彼特拉克 怎样会呢？（第 124 页）

圣奥古斯丁：因为每一个所造之物应当由于我们热爱造物主而对于我们可爱。但你的情形恰恰相反，由于为所造之物的魅力所俘掳，你没有如你所应该的那样爱你的创造者。您曾经钦佩神圣的造物主好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没有造过任何此你所热爱的对象还更美的东西，虽然事实上，形体之美是应该看成最微末的。（第 125 页）

彼特拉克：我让真理作证，正如它现在站在我们之间；我也用我的良心来作证，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对我来说，我的夫人的形体是没有她的灵魂那么可爱。它的证据在这里，她年龄越高（这对于她的形体之美是个致命的打击），我的钦佩越巩固，因为她青年的鲜艳虽然已经随着时间而显然枯萎了，她的灵魂之美却与年岁一起增长，而正如灵魂之美是我对她的热爱的开端，它也历来是这热爱的维持者。如果吸引我的一向是她的形体的形式，那就早已到了调换的时候了。

圣奥古斯丁：你在作弄我么？你是说，假如同样一个灵魂如果住在一个长得很坏的或不中看的形体里，你也会于她有相等的欣赏么？（第 125 页）

彼特拉克：我不敢说这话。因为灵魂本身是看不见的，像你所说的形体的形象不会显示出这样的灵魂。但假如灵魂可以为我所

看见,我一定会爱它的美,即使它的寓所不中看。(第 126 页)

圣奥古斯丁：你在玩弄文字，因为你如果只能爱你所看得见的，那末你所爱的只是形体的形式了。然而，我不否认她的灵魂和她的人品是有助于加强你的火焰的，因为（犹如我不久会指给你看的）就是她的名字也曾或多或少燃起你的痴情；因为在一切灵魂的爱好中，这种爱好最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一点极小的火星也会点起大火。（第 126 页）

彼特拉克：我看出来了，你要把我逼到那儿去。你要使我和奥维德一起说，

“我同时爱她的形体和灵魂。”

圣奥古斯丁：是的，你应该也承认这一点，就是你在两方面的爱都不是有节制的，和符合理性的。（第 126 页）

圣奥古斯丁：野心还太多地控制着你。你太急切地追求着人们的称赞，想留个不朽的名声在你身后。（第 166 页）

彼特拉克：我满可以承认这点。我不能把我灵魂中的这一激情打下去。对于它,我还没有发现治疗法。(第 166 页)

圣奥古斯丁：我极为担心唯恐这种虚假的不朽，这种荣誉的追求可能使你找不到导致真正的生命的不朽的道路。……（第 166 页）

圣奥古斯丁：光荣之名是你所很熟知的了。但是对于那真实的东西，你还是陌生的，如果人们凭你的行动来判断。如果你知道了它究竟是什么，你就不会这样急切地渴望它了。假使你和西塞罗那样为光荣下定义,说它是‘对同胞,对国家,对全人类的优良服务的举世著闻的名声”，或者像他在别处说的那样“舆论关于一个人所说的赞扬的话”，你会注意到，在上述两种场合光荣就被说成名誉。那末，你知道名誉是什么呢？(第 167 页)

圣奥古斯丁：这只是一口气罢了，一阵飘忽无常的风罢了；而

会使你更加厌恶的，这是庸众的一口气。我知道我在向谁说话。我已经观察到没有人比你更厌恶庸众的风尚和行为了。那末，试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吧！你让自己陶醉于这种人的喝彩，而这种人的行为你是深恶痛绝的。愿上天同意，你只是受了迷惑，你并没有把自己的永久幸福寄托到他们的力量上。我又要问，这种永恒的辛劳，这种不断的熬夜，这种强烈的用功研究，究竟是为什么呢？可能，你会回答，你想发现，什么是有利于人生的。但你也早已懂了什么是生和死所需要的。（第 167—168 页）

圣奥古斯丁：你，不知足于每天的任务（这任务虽然浪费了光阴，只答应给你一点同代人之间的声望），却沉湎于追求后世名望的梦想。为了追求这种目的，你着手于更伟大的工作，投入了从罗缪勒斯王到泰特斯皇的历史的写作，这一庞大的事业会吞没无限量的时间和劳动。于是，不等到它完毕，又为追求光荣的野心所刺激，你又乘上你的诗舫向非洲驶去；而现在你正上劲地写你的一卷卷的关于非洲的诗而并不放弃那另一书。这样你把你的整个生命献给了两个吸尽精力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停下来再提那无数的插在其间的别的工作了——而绝对抛下了那个最应该关心的，而且一经丧失，就无从恢复的工作。你在写一本本谈别人的书，但你却完全忘掉了自己。谁知道死神不会在你的作品中的任何一部还未完成之时，就从你的疲乏的手中抢走了你的笔，而当你在你的无餍地猎取光荣的活动中，先在一条路上然后又在另一条路上匆匆前进的时候，你可能终于发现你在任何路上都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第 169—170 页）

彼特拉克：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第 17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圣奥古斯丁 呀,如果这是你的真意,那你是多么可怜呀 如果你不要求不朽的事物，如果你不关怀永恒的东西，那你就真是完完全全属于大地的，泥土的了。那你就一切完了，没有任何希望还剩下来了。(第 172 页)

彼特拉克：我的原则是，关于我们在人间所能希望的光荣，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去追求它是对的。一个人可以盼望享受到天上的另一种更灿烂的光荣，当我们到达了那里，而不再关怀或愿有地上的光荣时。因此，我想这是符合真实的秩序的，就是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而在无常的事物之后，永恒的事物是会继之而来的。(第 176 页)

圣奥古斯丁：当你充分知道，人类的最古老的记忆和永恒此较起来,也是多么微小的,新近的,关于人的形体的短促存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我还要说点什么呢？……(第 179 页)

在此之外，还有多么多的别的东西都跟一个人的名字的流传作对,还不用说永恒！首先是一个人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的死亡；其次是遗忘，老年的灾难，再次是新人的如日之升越来越大的名声，这种名声总是，凭它的新鲜，多少不利于前辈的名声而且似乎其升高的程度是和压低后者的程度成正此例的。于是你还必须加上追随从事于光荣事业的前人的那种顽固的嫉妒；和仇恨真理，群众总是讨厌天才的那个事实。还有，试想，众人的判断是多么变幻无常。(第 179—180 页)

再想，那些书的消灭，在这些书里你的名字是写了进去的，不论凭你自己的手或另一人的手。即使那消灭可能看来大为拖迟了,因为书此石碑还要命长,它还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因为,正如别的东西也是那样，书总会遭受到数不清的偶然的灾难。而且，即使它们逃过了这一切，它们也会像我们人一样衰老和死亡。(第 181 页)

圣奥古斯丁：我永远不会劝你生活得没有大志的，但我要劝你把美德放在光荣之前。你要知道，光荣在一种意义里就是美德的影子。因此，正如太阳在照耀着的时候，你的身体不能不投下影子来，在上帝的光明中美德也不会存在而不使它们的光轮出现的。所以要拿走真正的光荣就必然需要也拿走美德。而当这些失去了，人生也就一无所有了，也就只像畜生的生活那样埋头顺从着它们的兽欲，它们的唯一的法律了。因此，这里是你凭它生活的规律——追随美德，而不去管光荣吧；而且关于这点，正如有人关于凯托所说的，你越少追求它，你就会越多找到它。

……人们一定会想这样一个人是个傻瓜，他在中午的炎阳中跑来跑去耗尽自己的气力来看自己的影子而指它给人家看；那末，那在生活的烦恼中，不惮烦地这样那样的向外传布他的光荣的人也并不显示了更多的见识和理智。（第 183 页）

此后什么样呢？让一个人坚定地走向放在他面前的目标吧，他的影子会跟着他走的：让他这样行动以致美德成为他的目标，然后，看吧，光荣也会在他旁边被找到。我所说的是那种光荣，就是美德的忠实伴侣：因为从别种手段来的光荣，不论从形体的雅致或者不过从能干，或者从那些人们发明了的数不清的方法，在我看来，是不配得到这个名字的。（第 183 页）

《秘密》第三部分，作者与圣奥古斯丁的对话。

据 William H. Draper 英译本。

薄　伽丘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和彼特拉克一样，是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人文主义的先驱，但他的思想此彼特拉克更前进了一步。反映在彼特拉克的著作中的灵与肉的深刻矛盾，在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谈》（Il Decamerone, 1348—1358）里已经不存在了。这部作品开创了短篇小说这一重要的文学体裁，在形成十六、十七世纪西欧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部书里取得了统治地位。这表现在对禁欲主义思想进行直接攻击上。薄伽丘认为人有享受现世生活幸福的权利，在描写僧侣教士情欲放纵的故事中，他所嘲讽的也不是他们的恋爱关系，而是他们的伪善，这种伪善正是教会的禁欲主义传统造成的恶果。第二，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在对聪明机智的赞美上。许多故事都以此为主题，使聪明机智的人走运，愚蠢鲁钝的人遭殃。第三，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在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上，在这一点上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民主思想倾向。此外，书中塑造的许多正面人物也表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这些人一般都是‘ 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身心健康，容貌俊美，而且有聪明才智和文化教养，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理想。

1. 爱情是人的天性

世上有些人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不但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甚至连自然的规律都要加以反对；这种人这样妄自尊大，真是愚不可及，因为他们这样做，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教自己碰得头破血流而已。在所有的自然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因为它只会自行毁灭，决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扭转打消的。

《十日谈》,第四天,故事第八,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第 409—410 页。

我现在讲这一个故事，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看到，这般人是多么愚蠢——尤其是有些人还道自己的力量比人类的七情六欲还大，只要他们搬出一套荒唐的谬论来，就可以强迫别人违反了自己的本性，按照他所定的为人之道来做人。

同上书,第二天,故事第十 第 212 页。

各位美丽的小姐，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是那么简单，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着一重白面纱，脑后披着一块黑头巾，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再也不会思春了，仿佛她一做了修道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凡是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一旦听得了什么出乎他们意想的事情，那他们真是怒气直冲，像是发生了什么逆天背理的罪恶了。

同上书,第三天,故事第一 第 231页。

那老子不愿意让他的儿子知道她们是女人，① 生怕会唤起他的邪恶的肉欲,所以只说:"它们叫做绿鹅。"

①腓力为了使儿子一心侍奉上帝。从小不让他接触世俗生活。儿子长大后，第一次陪伴父亲入城，遇见一群年青女人，便问父亲这是些什么。

说也奇怪，他生平还没有看见过女人，眼前许许多多新鲜事物,像皇宫啊,公牛啊,马匹啊,驴子啊,金钱啊,他全部不曾留意，这会儿却突然对他的父亲说：“亲爸爸，让我带一只鹅回去吧。”

“唉,我的孩子,,,父亲回答说“别闹啦,我对你说过,它们都是些邪恶的东西。”

“怎么!”,那小伙子嚷道“邪恶的东西总是这个样儿的吗?”

“是的,”,那老头子回答。

于是那儿子说道：“我不懂你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是邪恶的东西；我只觉得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这样可爱的东西。它们比你时常给我看的天使的画像好看的多呢。唉，要是你疼我的话,让我们带一头绿鹅回去吧,我要喂它。”

“不,”他父亲说“我不答应,你不知道怎样喂它们。”

那老头儿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他深悔自己不该把儿子带到佛罗伦斯来。……不过我不预备把这段故事讲下去了，就此言归正传吧。

……

只有那种丧失了人性的家伙，不懂得、也感受不到热情的力量,才会这样谴责我 对于这种人,我不屑一理。

……

因为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说：我爱你们，就跟别的男人爱你们一样，是出之于天性。谁要想阻遏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我自认没有这种本领，也不愿意有，就算我有这种本领，我也宁可借给他人，决不愿意自己使用。那般批评我的人可以闭口了；要是他们的身体里缺少热血，那么就让他们冷冰冰地过一辈子吧。他们可以去找他们自己的乐趣——或者不如

说他们的腐败的嗜好；让我也利用这短促的人生，追求我的乐趣吧

同上书,第四天,作者的话 第 344,348 页。

2. 人类天生平等

“你方才把我痛骂了一顿，听你的口气，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倒好像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这你可不该责备我，只能去埋怨那命运之神，为什么他老是让那些庸俗无能之辈窃居着显赫尊荣的高位，把那些人间英杰反而埋没在草莽里。

“可是我们暂且不提这些，先来谈一谈一个根本的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杀掉，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是卑贱，那不是他的错，而是这样看待他的人的错。

“请你看看满朝的贵人,打量一下他们的品德,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行为，然后再看看纪斯卡多① 又是怎样；只要你不存偏见，下一个判断，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

①公主绮思梦达与国王的侍从纪斯卡多恋爱，被国王发觉，国王大发雷霆，责骂公主不该与一个卑贱的奴仆恋爱。这里摘录的是公主对国王的回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